

司馬光 涑水記聞

司馬光 溫公瑣語

全宋筆記

第一編 七

大象出版社

全宋筆記

第一編
七

大象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宋筆記. 第一編 七/朱易安 傅璇琮等主編.
—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10
ISBN 7-5347-3208-5

I. 全... II. ①朱... ②傅... III. 筆記—中國
—宋代—選集 IV. Z429.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83490 號

全宋筆記		第一編 七	
特約編輯	陳新		
責任編輯	郭一凡		
整體設計	張勝		
出版發行	大象出版社		
	鄭州市經七路25號(450002)		
製版	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	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		
版次	200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開本	640×960 1/16 15印張		
字數	140千字		
印數	2000冊		
定價	(精)27.50元 (平)22.50元		

顧問 王水照 朱瑞熙 徐規

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戴建國（常務）

編纂委員會（以姓氏筆劃爲序）

朱易安 李亞娜 周常林 俞鋼 查清華 耿相新

徐時儀 陳新 張劍光 傅璇琮 虞雲國 戴建國

目

録

涑水記聞
溫公瑣語

司馬光撰
司馬光撰

一
一
一
一

◎司馬光撰

涑水記聞

鄧廣銘
張希清
整理

點校說明

《涑水記聞》，司馬光撰。司馬光（一〇一〇—一〇八六），字君實，晚號迂叟，陝州夏縣（今屬山西）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仁宗景祐五年（一〇三八）進士。慶曆六年（一〇四六）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與王安石政見不合，出判西京留守御史臺，在洛陽主編《資治通鑑》。哲宗立，召為門下侍郎。元祐元年（一〇八六）閏二月，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盡罷新法；九月卒於位。贈溫國公，謚文正。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等傳世。《宋史》卷三三六有傳。

《資治通鑑》記事，止於後周世宗顯德六年（九五九），本書係為撰寫《資治通鑑後紀》所作的準備，記宋太祖至神宗朝史事。每條記事之末大多注有出處，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此稿作者生前似未曾整理編次。至高宗紹興六年（一一三六），范冲奉詔將手稿整理成十冊呈進。紹興十五年，建州書坊始有刊版行世。時秦檜當國，數請嚴禁野史，作者曾孫伋懼因此獲罪，遂上奏以為此書非其曾祖所著，詔毀版禁絕；而民間仍有流傳。

本書《郡齋讀書志》著錄為五卷，《直齋書錄解題》作十卷，《宋史·藝文志》作三十二卷。今存明抄本、清抄本，都為二卷；小山堂抄本、《學海類編》本等，都為十六卷，二者內容基本相同。

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廣銘、張希清依據明抄本（藏國家圖書館）為底本，明抄本殘缺部分用李盛鐸原藏清抄本（藏北京大學圖書館，簡稱李藏本）補足，並校以小山堂本殘卷、《學海類編》本（簡稱學海本）、武英殿聚珍版書本（簡稱聚珍本）等及有關史籍，作了大量補充訂正，由中華書局排印出版。這次整理，即據中華書局排印本，按照本書規格體例，加以調整和刪訂。凡異同校一律刪去，有些明顯錯訛之處，則逕改而不再出校。鄧廣銘師已於四年前榮歸道山，此次刪訂只能由我一人執行，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張希清

二〇〇二年十月於北大朗潤園

目録

卷第一	七
卷第二	二一
卷第三	三三
卷第四	四六
卷第五	五九
卷第六	七一
卷第七	八四
卷第八	九七
卷第九	一〇九
卷第十	一一八
卷第十一	一三二
卷第十二	一四五
卷第十三	一六三
卷第十四	一七九

卷第十五

一九一

卷第十六

二〇〇

佚文

二一五

卷第一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鎮、定奏契丹與北漢合勢入寇，太祖時為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受周恭帝詔，將宿衛諸軍禦之。癸卯，發師，宿陳橋，將士陰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今我輩出死力為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若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甲辰將旦，將士皆擐甲執兵仗，集於驛門，譟譟突入驛中。太祖尚未起，太宗時為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入白太祖，太祖驚起，出視之。諸將露刃羅立於庭，曰：「諸軍無主，願奉太尉為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黃袍加太祖之身，衆皆拜於庭下，大呼稱「萬歲」，聲聞數里。太祖固拒之，衆不聽，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擎轡駐馬謂將士曰：「汝輩自貪富貴，強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衆皆下馬聽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毋得輒加不逞。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夯市』。汝曹今毋得夯市及犯府庫，事定之日當厚賚汝；不然，當誅汝。如此可乎？」衆皆曰：「諾。」乃整飭隊伍而行〔二〕，入自仁和門，市里皆安堵，無所驚擾，不終日而帝業成焉。明道二年，先公為利州路轉運使，光侍食於蜀道驛中。先公為光言太祖不夯市事，且曰：「國家所以能

〔二〕

乃，原作「及」，據李藏本、學海本、聚珍本改。

混一海內，福祚延長，內外無患，由太祖以仁義得之故也。」

天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為京城巡檢，剛愎無謀，時人謂之「韓瞪眼」。其子少病，號「韓囊駝」，頗有智略，以太祖得人望，嘗勸通為不利，通不以為意。及太祖勒兵入城，通方在內閣，聞變，遑遽奔歸。軍士王彥昇遇之於路（二），躍馬逐之，及於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太祖以彥昇專殺，甚怒，欲斬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然終身廢之不用。太祖即位，贈通中書令，以禮葬之。自韓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二】
軍士王彥昇「士」字原脫，據李藏本、學海本補。

【三】
吾受世宗厚恩「宗」原作「祖」，據聚珍本改。

【四】
及太宗即位「及」字原脫，據李藏本、學海本補；
「宗」原作「祖」，據《長編》卷二三太平興國七年八月庚申朔條注及《五朝言行錄》卷一之二改。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言太祖得衆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登明德門，太祖命將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宰相王溥、魏仁浦等皆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三），今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環按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頗諂讓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能已，從之，且稱「萬歲」，請詣崇元殿，召百官就列。周帝內出制書，禪位，太祖就龍墀北面再拜命。宰相扶太祖登殿，易服於東序，還即位，羣臣朝賀。及太宗即位（四），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為人。又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鄭毅夫云。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

太祖由是薄其為人。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愎，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間諺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聞之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國長公主）【五】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麵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邪！」太祖默然而出。王衍粹云。

太祖姊或云即魏國長公主
「國」原作「氏」，據《錦繡萬
花谷》前集卷一六改。

【六】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太祖即位，是月，契丹、北漢兵皆自退。【六】

契丹北漢兵皆自退 「兵」
字原脫，據《說郛》卷九、
《長編》卷一建隆元年正月
末條補。

太祖初即位，亟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免乎！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為天下主，雖閉門深居，何益也？」由是微行愈數，曰：

【七】

乃知聰明之主 「之主」二
字原脫，據李藏本、學海
本補。

「有天命者，任自為之，我不汝禁也。」於是衆心懼服，中外大安。《詩》稱武王之德，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汝。」漢高祖罵賢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乃知聰明之主_{【七】}，生知之性如合符矣。此亦得之先公云。

太祖嘗見小黃門損畫殿壁者，怒之，曰：「豎子可斬也。此乃天子廨舍耳，汝豈得敗之邪！」始平公云。

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槌者，上問曰：「此何以異於常槌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引槌首視之。槌首，即劍柄也。有刃韜於中，平居可以為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於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且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魏舜卿云。

【八】
如知為君之難也「如」原作「誠」，據李藏本、學海本及《論語·子路篇》改。

太祖嘗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為容易邪？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孔子稱「如知為君之難也」【八】，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太祖有焉。

太祖平蜀，孟昶官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無亡得乎？」見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

【九】
開寶九年「九」原作「元」，據《長編》卷一七開寶九年二月己亥條、《宋會要輯稿·帝系》一之三改。

太祖初即位，頗好畋獵，嘗因獵墜馬，怒，自拔佩刀刺馬殺之。既而嘆曰：「我耽於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越，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開寶九年【九】，羣臣請上太祖尊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幽燕未定，何謂一統？」遂却其奏。

止於懷州「懷」原作「澤」，據《宋史》卷二七〇

《趙逢傳》改。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權至醉，經宿，未嘗不自悔也。」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於懷州【二〇】。及師還，當

草制，復稱疾，上怒，謂宰相曰：「逢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戶。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謂之曰：「克之還，必以使相為賞。」彬平江南而還，上曰：「今方隅未平者尚多，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力戰邪！且徐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快快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惜爵位，不肯妄與人如此。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二一】
君之所司也「君」上原衍
「人」字，據聚珍本《左傳》
成公二年刪。

太祖嘗彈雀於後園，有羣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邪？」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羣臣不欲留。時節度使李懷忠乘間諫曰：「東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萬。」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東京，陛下誰與此處乎？」上乃還。右皆出石介《三朝聖政錄》。

【二二】
坐致江淮之粟「致」原作
「至」，據李藏本、學海本及
《類苑》卷一六《李懷忠》
改。

潞州節度使李筠謀反，其長子涕泣切諫，不聽，使其長子入朝，且訶朝廷動靜。太祖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其子以頭擊地，曰：「此何言，必有讒人構臣父耳！」上曰：「吾亦聞汝數諫爭，老賊不汝聽耳。汝父使汝來者，不復顧惜，使吾殺之耳。吾今殺

汝何為？汝歸語汝父：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少讓之邪？」其子歸，具以白筠。筠謀反。有僧素為人所信嚮，筠乃召見，密謂之曰：「吾軍府用不足，欲借師之名以足之。吾為師作維那，教化錢糧各三十萬，且寄我倉庫，事畢之日中分之。」僧許諾。乃令僧積薪，坐其上，尅日自焚。筠為穿地道於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歸府中耳。」筠乃與夫人先往，傾家財盡施之。於是，遠近爭以錢糧饋之，四方輻輳，倉庫不能容。旬日六十萬俱足。筠乃塞地道，焚僧殺之，盡取其錢糧，遂反。引軍出澤州。車駕自往征之，山路險狹多石，不可行。上自於馬上抱數石，羣臣、六軍皆負石，即日開成大道。筠戰敗於境上，走入澤州。圍而克之，斬筠，遂屠澤州。進至潞州，其子開城降，赦之。閻士良云。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常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為書記，嘗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驥劾奏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敕戒太祖曰：「一：汝萬歲後，當以次傳之二弟，則并

【二三】

敕戒太祖曰「敕戒」原作「數戒」，據李藏本、學海本改。